

革 命 故 事

第 一 集

春 风 文 艺 出 版 社

1964年·沈阳

革 命 故 事

第 一 集

☆

春風文藝出版社編輯、出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东里12号） 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印張·55,000字·印数：1—20,000 1964年6月第1版
1964年6月第1次印刷 統一书号：T10158·406 定价(3)0.18元

編書人的話

革命故事，是人民群眾所喜聞樂見的文學式形之一。講故事，在我國已有久遠的歷史。現在，大講革命故事活動，也已經在我省普遍地开展起來。為了進一步擴大社會主義文化陣地，豐富群眾的文化生活，我們編輯了這套《革命故事》叢書，將不定期地陸續出版。這些故事，思想新、故事強、文字通俗，能看，能念，能講。可供故事講演員做故事腳本，也可做為通俗文藝讀物，供廣大群眾閱讀。

我們的祖國，正一日千里，乘勝前進。我們的時代，是英雄輩出的時代。我們全國人民正在大躍進，學大慶，正在奮發圖強，自力更生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為了發揚革命的優良傳統，發揚革命精神，鼓舞革命鬥志，在今天應當大講特講新時代的新故事。希望廣大故事講演員、評書演員充分利用這個叢刊。同時，熱烈盼望作家和廣大業餘作者利用這種輕便靈活的文學形式，多寫些革命故事，來歌頌我們的時代，把我們時代的新人新事反映出來，支持《革命故事》這個園地。

這個工作，我們剛剛開始，各方面都缺乏經驗，殷切地希望得到廣大讀者和作者的批評指導。

一九六四年四月

目 录

六請刀具王	刘 湛 秋 (1)
朝阳沟	卓 宇 改編 (25)
急浪丹心	楊田榮 王樵 改編 (50)
史世子探家参战	王 潤 改編 (62)
彩凤的故事	李 惠 文 (73)

六請刀具王

刘湛秋

开 篇

自力更生鬧革命，
工人階級打先鋒；
六十年代多少事，
技術協作處處紅。

講故事的人用這首小詩做個引子，說的是技術協作活動初期，發生在沈陽的一段真人真事。

何謂技術協作？眼下要問工人同志，那真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但是，在新名詞詞典里還來不及把這個詞編進去。這又是何等緣故？原來這還是三年前出現的新名詞兒。那是在我國連續遭受了三年自然災害的時候，當時，帝國主義、各國反動派和現代修正主義者，對我們的暫時困難幸災樂禍攻擊嘲笑，掀起反華大合唱，有的國家背信棄義，

撤走了专家，对我们千方百计地施加压力，企图压倒我们。就在这时，工人阶级中的优秀儿女，挺身而出，把国家的困难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庄严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鼓舞着他们，他们发起了串连活动，四处走访名手高匠，齐心协力，专门推广先进经验和帮助解决各工厂的一些生产难题，这就是“技术协作”，这就是共产主义的大协作。这技术协作从一九六一年春天开始，当时还只有三个人，到一九六四年初，短短三年光景，已经形成了全国规模的波澜壮阔的局面，参加的人成千上万。若问这最初发起的三个人是谁？那就是空气压缩机厂的吴家柱，拖拉机厂的林海丰，高压开关厂的吴大有。这里表一段吴大有串连刀具大王金福长老师傅参加技术协作活动的故事。题目就叫“六请刀具王”。

一

要讲吴大有六请刀具王，故事得先从劳动模范吴家柱说起。却说一九六一年九月的一个晚上，群众业余技术协作委员会主任吴家柱，从工厂回到家里，坐在桌边就默默地思量起来。吴大嫂照例端上饭菜，就过一边去照顾孩子。停了一会儿，她不见吴家柱动筷，走近来说：“瞧，你这几天怎么倒闷起来了，你们的技术协作不是已经搞起来了，怎么又出了问题？”这吴大嫂虽说是家庭妇女，但思想十分开通。她丈夫整天早出晚归，从没有一句怨言。自打技术协作搞起来

后，他們家就变成了小小会场，大嫂不但不嫌烦，反而当起吳家柱的助手，帮这帮那，所以对他們技术协作的事，也明白了个大概，十分关心。吳家柱听她这么一說，心里也乐了，就說：“看不出，你倒真关心咱們的技术协作呢！赶明儿你也参加咱們的技术协作吧！”吳大嫂一嘖嘴：“嘿，你这人，說話沒正經的，快吃吧，飯菜都凉了。我是想，你們的技术协作就不兴再多吸收几个人，大伙儿都参加該多好。”吳家柱举起筷子說：“你这話倒說到我心坎上去了。你看我成天想，还不就是想的这个‘联’字儿。”吳大嫂一摆手：“行了，吃飽飯再破这个‘联’字謎吧！”

吳大嫂剛一轉身，還沒出屋，只听門嘎吱一声，进来了一个小伙子。来人是誰？正是先进生产者吳大有。吳大嫂一見是他，心里乐了。忙端过一張凳子叫他坐，一边說：“大有，你来的好，給你大哥破破‘联’字謎吧！他飯也不想吃了。”

吳大有身子沒落定，急急忙忙地說：“吳师傅，我想起来了，最好能把他請出来。”

“誰？”吳家柱稍稍一惊。

“刀具大王金福长。”

“啊！”吳家柱把筷子往桌上一拍，只听把碗震得咣当一声；吳家柱随身就站起来，弄得吳大嫂也一楞，不知咋回事。

为啥他們要这般激动呢？原来技术协作經過他們半年多

的串連，在上月开了第一次經驗交流会，市里領導很重視，这块“群众业余技术协作委员会”的牌子也就算挂出去了。这叫做窗戶眼里吹喇叭——名揚在外。从此，找上門的可就多了，这个厂，那个厂，都送生产关键难题請他們解决。他們是一边接，一边組織人解决，一边还得压下来。为啥压？解决不了。这几个积极分子，象吳家柱、林海丰、吳大有，还有王凤恩，湊到一块就难免有些犯愁。王凤恩說：“咱們这块牌子虽然闖了出去，可还是几个人唱独脚戏。咱們現有的三四十人中，明摆着是两多两少。劳模多，青年人多；老工人少，手艺高强的更少。”吳家柱慢声細語地說：“这两多倒是件好事，两少可是个大問題。”大有和海丰可就坐不住了，急忙說：“吳师傅，你說咋办吧？”吳家柱若有所思地一笑：“小伙子，着急可吃不了热豆腐。可别忘了咱們三个人最初用的那套办法，鉄打的两个字：串連！把手艺高强的老师傅都請出来。”

說来也真巧，偏偏在这节骨眼上，沈阳鼓风机厂提出一个长了胡子的关键。何謂长了胡子？那是句形容詞，是說这关键长期得不到解决，都老得长胡子啦！啥关键？說来也简单。他們厂加工的合金軸盘，这材料韌的蝎虎，車刀削出来的鉄屑就是不断。你卡盘轉一圈，那边鉄屑也繞个圈儿，象一条盘旋的“长蛇”。外行不知其中奥妙，断不断有啥了不起？內行可就着了急，原来这合金軸盘要車去两吨鉄屑，这条长龙鉄屑在車間窜开来，那还有治？簡直是一盘又烫手

又鋒利的刀子。工人在跟前干不了活啦，就搭个高台子站在上面操作，四边还得用防尘网圈起来。真是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为这事，工厂里成立了专门研究小组，也没解决问题，后来就找到技术协作委员会来了。吴大有是车工，去比量过一次，照样失败。为这事，技术协作委员会里的委员们也伤透了脑筋。

在这种情况下，吴大有突然闯进来，又说出这么一个“刀具大王”的名字，吴家柱——这个技术协作委员会主任，怎能不惊喜万分！他赶忙问：“真有这等好手，我怎么没听说呢？”吴大有说：“这金福长师傅既不是劳模，又不是先进生产者，论岁数今年也不过四十光景。可是在刀具方面却有绝招，不少人都知道他有十七把宝刀。只是不常在外面露脸。”

吴家柱又追问两句，吴大有这才一五一十说出他和金福长认识的一段往事。

那是一九五九年，部里组织了一个先进技术推广队到各地表演。当时吴大有是个高速切削能手，推广队的主力队员之一。金福长算是一位技术指导，出外表演，也没他的份儿，他到哪儿总是一个劲地闷声不响，不显山，不露水。却说这一次到了营口，当表演快结束时，一家工厂提出一项加工球墨性冷铸铸铁轧辊的关键。这种料很硬，干这活时机床每分钟打四五转还吃力；那还不象蜗牛爬，你说怎么行？当时队里一些表演能手，虽然也知道是刀具问题，但去比试了

一下，也沒解決問題。臨走前两天，大家突然想起一直沉默不語的金福長師傅來了，一個個地問他：“金師傅，你去看怎么樣？”他輕輕一笑：“我哪有這兩下子？”可是，下午他还是悄悄地跟去了。他到車間先瞅床子，后辦鐵屑，多話沒說。第二天金福長却來找隊長，要求下午去干。于是，下午大家就一齊去那家工廠。一路上這個問：“老金，有把握吧？”那個說：“你只管干，千斤担子大家担。”可金師傅只是抽煙，一支接一支，沒有言語，猛吸一口又吐出去，這就算是一句回答。到了車間他一看，車床前后都是人，就皺起眉頭說：“不是試試看么，又不是表演，來这么多人干啥！”說完，就把沒抽完的半截煙頭扔到地上，一脚踩了，也沒顧得和過來的車間主任打招呼。他呆呆站了大約半分鐘，才去上好自己磨出的刀。然后轉身問身邊的一個工人：“原來打多少轉？”“每分鐘四轉。”“吃刀量？”“五毫米。”金福長說：“这回打四十轉試試。”当他正要伸手去按電鈕時，只見一個老師傅搶上一步，一把抓住他的手：“且慢，刀要打飛的！”金福長立刻把手縮回來，倒抽了一口冷氣，抬眼望一望這位師傅，卻沒說話。這樣瞅了四五秒鐘，却轉身對車間主任說：“是不是請大家离远一点，免得被飛刀打着。”人都散開了。只見他把手往電鈕上一按，卡盤呼呼轉起來，卷起的鐵屑閃着淡青色的光芒。這時候散開的人又忽地圍了過來。金師傅照樣不動声色，面孔冷冰冰的，兩眼只瞅着卡盤與刀架，好象只有他一個人似的。過一會

儿，他刹住車，說：“再打八十轉試試。”卡盘又照样飞旋开来。当他从踏板上走下来的时候，阻拦过他的那位老师傅紧紧握住他的手，搖了几搖，說：“剛才冒犯，休怪了！这位师傅貴姓？”金福长仍未动声色：“免貴姓金。”那位师傅又說：“金师傅真磨出一手好刀具啊！”金福长淡淡一笑：“瞎琢磨唄！”……

話到此处算一段，这只是吳大有亲眼見到金福长显身手的一个小插曲。在一旁的吳家柱听着，不由越发高兴。他站起身給大有咕嘟嘟倒上一碗水，一边說：“好人材，好手艺哇！”

吳大有喝了两口水，又接着說：“后来我們又到河北、陝西、山西等地表演。因为主要是表演陶瓷刀与高速切削，对这件事也沒在意。这几年我和金师傅一直沒見面。前几天你提出請名手，我才猛然想起来，金师傅可算一个。”

吳家柱呵呵一笑：“好大有，真难为你，憋到現在才說。这請的任务就包給你啦！”

二

吳大有跟吳家柱談完話的第三天中午，連工作服也沒換，順手揣两个饅頭，边走边吃，騎車就去了。

真巧，当吳大有走进重型机器厂的工艺試驗室时，金福长正坐在一張椅子上休息。两三年不見，金师傅還沒大变化，只是本来就瘦削的臉上，又添了一些皺紋，显得蒼老一

些。

吳大有远远看見是他，就亲亲热热喊了一声：“金师傅！”

金福长抬起头，用手揉揉眼睛，望着在他面前的这个二十四、五岁的小伙子。只見他长长的臉，蓬松的头发，眼睛怪有神的，嘴角上挂着一絲羞怯的微笑。金福长这当儿已經認了出来，不免一楞，說：“啊，是你，大有！”說完却沒挪动身子，只指了指旁边一条凳子：“坐吧，什么风把你吹来啦！”

吳大有沒有坐下，又亲亲热热喊了一声“金师傅”。

金福长不仅沒应声，反而劈头来了一句：“有事就說吧！”

这句话就象开局来了个当头炮，逼着你馬来跳。吳大有来时已經想好一套詞，想慢慢說清，这下就接不上火了。他只好直来明去地說：“是这么回事，金师傅。現在大家都在搞技术协作，也就是大伙儿誰碰到什么难题，互相帮助。吳家柱师傅、王凤恩师傅領着大伙儿干。咱們年青人多，水平也很低，都想請你出馬，給咱多指点。咱們这技术协作也初搞不久，这个組織嘛也是工人自己湊起来的。”

这边吳大有講着想，总是措不好詞，上句不接下句；那边金福长坐在椅子上，风紋不动，閉着眼睛象是在听，又象是在养神。你說金福长为啥这样？一来他有这个脾气；二来他見到吳大有时，便知道来意。最近出了个业余技术协作，金

福长也风聞一二，但他自有考虑，所以就来个一不入心，二不动情的防御措施。等到吳大有講得沒詞儿时，他也沒应声。

僵持了半晌，金福长开了口：“大有，瞧你說的，我会啥？去学学还行，能拿出什么东西？”

吳大有一听，明白这是句推托的話，只好繼續动員。他从技术协作怎么搞起来，講到解决了多少疑難关键；又从市里如何重視講到大伙儿多么盼望金师傅能参加进来等等。

大概金福长已經料到，如果他不点头答应，大有是不能动窩了。于是，他情緒一变，从椅子上站起来，問吳大有：

“你們什么时候开会？”“星期三下午一点，正赶上你們厂休息那天。”金福长又問：“在哪儿？”“文化宮二劇場。金师傅来我在門前等你。”“那好吧！”金福长一边說一边就往門口走，做出送客的样子。

吳大有出門两步又回过头喊了一声：“下午一点前，我在門口等你。”金福长只摆摆手，就进去了。吳大有哪知其中底細，以为自己的动員起了作用。一路上就象坐在順风顺水的船上，好不高兴。当晚就把这件喜訊轉告給吳家柱。

說話之間也就到了星期三。这回是技术协作委员会召开第二次經驗交流会。十二点剛过，吳大有就来到文化宮，站在門前台阶上等候金福长。这天鉄西区大部分工厂休息，街上显得十分熱鬧。人行道上涌着人流，自行車成群結队地来回穿梭。站在路口，随便往哪个方向一看，都会使你眼花缭

乱。吳大有两眼緊張地注視着行人。他心里想，千万可別把金師傅錯過呀。

眼看已經过去了一个小时，就是不見金師傅的影子。說實話，他也想进去听听，今天会上交流刀具方面的經驗对他很有用。吳家柱也出来招呼他，讓他进去；可吳大有总想：“万一金師傅来了呢！”好几次他一迈出脚步就又縮回来了。是金師傅找不到地方？不可能！金師傅坐地沈阳人，哪条胡同不熟悉。

等啊，等啊，大有一直等到五点。吳家柱、王凤恩等人都陸續出来了，門口还只有吳大有一个人。

吳家柱抬眼一看，心中不免想：“好一个楞小伙子。”便寬慰他两句：“备不住金師傅今天有事，你也不必多想，下次再請他吧！”

这一次就这么过去了。过了一个月后，吳大有又用電話去邀請金福长，結果，还是沒有来。

轉眼到了十一月下旬。这时，沈阳已經冰天冻地，日短夜长。这时候，一入夜晚，街上很少有人了，有些职工們一下班，就一直回到家里。可是，夜晚越长，技术协作的积极分子越格外活跃。你看吧，在文化宫的技术协作室里，比夏天还热乎。那里面，厚厚的大棉袄挤来挤去，烟霧騰騰，呈現出一片动人的景象。

吳大有也是这样，天寒地冻他也照旧跑协作。可是吳家柱同志却感到，小伙子有些发愁。是家庭出了問題？不錯，他

爱人快要生孩子了，对他每天黑灯下火才回来有意见。当然，这没啥，他起点早贪点黑把家务多帮着做点也就够了。他是一心在想金福长师傅呢！技术协作虽然一天天活跃，可是鼓风机厂的关键性问题却没有解决，这使大有急得坐卧不安。吴家柱就对他說：“这回你还是别打电话，亲自去一趟吧！”經吳家柱指点，吳大有决定亲自再去請金师傅。

十一月下旬，一天中午，吳大有又亲自去請金师傅了。刚好，金师傅在画图。吳大有走到跟前，也不好打扰他，只在一旁看着。金福长轉身看了他一眼，又照旧画他的图。大有这样站了两三分鐘的光景，并不着急，他仔細看金师傅画图。

金福长终于放下了笔，站起身說了一句：“来啦，大有？”吳大有沒答話，注意力都集中到金师傅那新式的刀具設計中去了。金福长又問了一句：“有事嗎？”

吳大有正了正身子，臉上露出一絲不好意思的笑容，半天才憋出一句：“金师傅，还是那个事唄！”两人眼睛一对，吳大有倒不好意思了。看他俩这样子，好象吳大有以前沒請过，金福长也沒答应过，他俩是初次見面。

金福长頓了一会，沒答話，把吳大有拉到一边，按着他的肩膀叫他坐下，十分严肃地說：“大有，說句心里話，我們俩認識也不短了，咱俩处得也不錯。我这点能耐你不是不知道，怎么老在外面給我瞎扎乎？哪个工厂沒几个大工匠，再說你們都是英雄模范，我去算个老几？”

金福长一口气說完，就一屁股坐到椅子上，然后点着烟，閉上眼睛抽起来。

吳大有一听，腮帮子都发热了，不是滋味。可又一想，自己是党员，吳家柱也一再嘱咐过，要耐着性子。再说，这也不是他个人的事，他没有权利不把这工作做到家。这样一想，他又鎮靜下来，依然笑容滿面地說：“金师傅，看你說的，我們都是工人阶级中的一分子。那年在表演队里，我就是你的徒弟，現在我們也都是为社会主义建設工作，王凤恩、吳家柱老师傅都想亲自来看你哩！咱們年轻人有干劲，就是本领差。金师傅在刀具上有研究，要是能够出馬，解决更多的关键，对国家社会主义建設，不是更有贡献嗎？”

听到这里，金福长心里好象被什么彈动了一下，但他还没吱声。停了一会，他猛抽了一口烟，把烟掐灭了，面上露出了难色：“不瞞你說，咱們当工人的，誰不願多出一把力，你的話說得句句都对，不过我也有难处，最近厂子工作也挺忙，我身体不大好，路又这么远，礼拜天总还断不了家务事。”說着他又連連搖頭。話到此处，大有也就算明白了。有困难，这是实际問題，为了克服困难，才需要更多的人挺起胸膛，起来战斗。吳大有于是又鼓起勇气說了一番技术协作的意义，最后又說：“金师傅，不用你常去，有时間去跟大伙見見面就行，咱們技术协作也不是每天都活动，什么时候身体好，就来一趟吧！”

吳大有話又有力又婉轉，金福长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那好吧，难为你三番两次来。”

这一回金福长答应两天后来参加一次經驗交流会，双方又約好：下次吳大有在鉄西广场等他。

那么，这一次吳大有究竟等到沒有？那个关键問題解决了沒有呢？下面咱再接着講。

三

吳大有为啥偏偏选个鉄西广场去等金师傅呢？原来这次会场搬了家，改到十二路工人文化宫去了。吳大有心想，鉄西广场，正好是金福长下班必經之路，自己順道陪金师傅去，才算有礼貌哩！

这天，吳大有提前半小时騎車来到鉄西广场。他轉了一圈，心里一核計，这么大的广场，放射形路口繁多，哪里能等人？便把車子推到兴华街路口，从重型机器厂过来的車子，必須打这条路走。他把車子往路旁一靠，就站在一根有路灯的电綫杆下面，默默地等起来。

等人的滋味，是不好受的。要是等的時間一到，还不見对方的影子，心里会又焦急又猜疑。这时候，一秒鐘也不好捱，一小时比一天还长。

漸漸地天色完全黑了。虽然路灯亮起来，但来往的自行車太多，一輛輛疾馳而过，吳大有都沒法分清騎車子的人的面影。他担心金师傅会从他眼前騎过去，便緊張地盯着每一个騎自行車的人。閃过去了，又閃过去了；沒有，沒有！在